



书院课外活动，学术成长的助力还是阻力？

——对住宿式书院课外活动与学术成绩的关系研究

蒋怡

澳门大学

摘要：有关书院住宿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欧美一些研究发现书院住宿生的学术成绩优于非住宿生；而另一些研究却发现书院住宿与学术成绩无明显相关，甚至是负相关。为了探讨书院课外活动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本文对澳门大学霍英东珍禧书院 310 名一二年级非法律系全职本科生的个人背景因素、书院课外活动参与情况以及学习成绩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后发现，书院活动参加总数和学年成绩有显著的正相关。从总体上来看，书院课外活动是学生学术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力。具体到不同类型的活动，学生参与学术类和文化艺术类活动对成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社交类活动则对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该结论应证了学生参与理论有关社交性参与和学术性参与对学习成绩的不同效应，为进一步推动该理论在书院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关键词：住宿式书院；活动参与；学术成绩

一、研究背景

现代住宿式书院在二十世纪的复兴，引起诸多学者对其角色和功能的探讨。虽然书院制度因为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模式（郭俊，2013；晏维龙，2016），对住宿式书院的研究普遍认同书院在学生的大学生活参与和满意度、学业坚持和毕业率、全人（whole-person）发展、价值观塑造、软实力（soft skills）发展等方面的正面作用。但是书院对学生学术表现的影响却没有取得一致的研究结果：欧美一些研究发现书院住宿生的学术成绩优于非书院生；而另一些研究却发现书院住宿与学术成绩无明显相关，有的甚至出现负相关（Pascarella, Terenzini & Blimling, 1994; Schroeder & Mable, 1994）。对于这些截然不同的结论，Blimling（2015）认为：住在书院并不能直接帮助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但学生有机会通过书院提供的一些活动或项目促进学术上的进步。

近年来，东亚地区越来越多的大学引入住宿式书院体系，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探讨书院的育人机制，但鲜有实证研究去求证书院活动与学生学术成绩的相关性。有别于学院的专业课程教育，书院提供课程外的活动，鼓励学生的体验式学习。这种新颖的“住宿-活动-学习”一体化的社区环境和多元化的体验式学习方式，也引起了一些误解，认为书院举办的课外活动

占据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对其学术成长并无裨益。学生参与书院课外活动,到底是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还是其学术成长过程中的干扰因素?为了尝试解开这个疑问,本研究将从实证数据出发,探讨书院课外活动与学生学术成绩的关系。

为了推动学生的全人发展,澳门大学住宿式书院体系于2014年建立。作为一个集住宿和学习为一体的校园社区,住宿式书院希冀通过一系列专业课程外的多元化活动,促进书院成员的博雅教育和公民参与,培育他们的软实力。霍英东珍禧书院(下文简称珍禧书院)成立于2010年,是澳门大学其中一所先行住宿式书院,目前共有约500名住宿院生和250名非住宿院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和年级,在书院的社群教育中被鼓励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共同生活、交流、互动和成长。

本文以珍禧书院2018/2019学年一二年级本科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学生的背景信息、书院活动的参与类型、参与数量、学年成绩等变量,检验书院活动的参与情况是否与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某种相关性,尝试解答“书院课外活动到底是学生学术成长的助力还是阻力?”这个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生事务领域的研究开始关注住宿式书院对院生学术表现的影响。以Astin为代表的学生参与理论(Student Involvement Theory)认为,不同的住宿环境会影响学生的校园参与,从而影响他们的学术发展;而集生活和学习一体化的书院社区可以为学生的参与和投入提供更多的机会。根据他的观点,“高参与度的学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学习,在校园逗留更长时间,积极参与学生社团,以及更加频繁地与教学人员及同辈群体互动”(Astin, 1999)。其它研究也表明,书院学生比在其它地方住宿的学生更多参与课外活动和利用大学资源(Pascarella, Terenzini & Blimling, 1994)。书院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鼓励了学生的校园参与,进而提高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学识发展、毕业率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Gellin, 2003)。

从学生参与理论出发,学者倾向于假设“书院住宿生在学习成绩上比非书院学生更胜一筹”。虽然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了书院住宿与学习成绩的正相关,但是更多研究发现两者并无关联,甚至是负相关(Wolfe, 1993; Grayson, 1997)。为了进一步验证书院对学生成绩的影响,Blimling(1989)对美国已经完成的21个实证研究进行汇总分析(meta-analysis)后发现:当控制学生之前的学习成绩(如学术能力测试SAT和入学考试ACT等)后,书院住宿的学生跟住在家里或住在校外公寓的学生相比,在学术表现上并没有优势,也没有劣势。但他也强调,该结论并不意味着书院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方面毫无建树,因为一些研究表明某些书院的活动和项目设计对此有正面效果。

对于书院住宿和学生成绩的相关性研究所呈现的不同结论,学生参与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方向。学生参与可分为了社交性参与和学术性参与:前者指社交类型活动;后者指学习小组、学术辅导、与学院的联系、大学资源获取等方面。学术性参与通过学习习惯、知识获取等对成绩产生正面的效应;而社交性的活动虽然对学生的认知和个性成长有重要的影响,但它不会直接提高学习成绩;在一些嗜好酒精的书院社区,甚至成为学习进步的阻力(Pascarella, 1994; Schroeder & Mable, 1994)。因此,Turley & Wodtke(2010)认为该主题的研究不能忽略学生群体及教育机构特征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将学生的背景信息和大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后,他们发现



黑人住宿生比非住宿生取得更好的成绩；而人文学院的住宿生也在成绩上比非住宿生有明显的优势。

虽然欧美对大学生的住宿情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已有数十年，并不断有所突破，但在东亚地区鲜有类似关注。2016年，澳门大学时任副校长程海东教授（2016）采用“全人发展量表”对澳大住宿式书院系统进行两周年绩效评估，发现有书院住宿经历的学生在人际关系、团队协作、公民全球视野、领导力、社会服务、文化参与、健康生活等指标的得分都高于没有书院经历的学生；而书院生对自己的成绩预期也高于非书院生。澳门大学的书院体系经过六年的发展已日臻成熟和完善，书院住宿及社群教育成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一部分高年级学生虽不在书院住宿，但保留书院成员身份，被鼓励参加书院的各种活动。在所有学生都有书院住宿经历并保持书院成员身份的情况下，研究书院活动参与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探讨哪些学生群体的学术成长受益于书院何种类型的活动，可以为书院创造一个生活学习一体化的无缝社区提供实践依据，最大限度地发挥书院的教育潜能，并进一步丰富学生参与理论。

三、研究方法

1. 数据和样本选择

澳门大学霍英东珍禧书院在2018/2019学年共有489住宿院生，这些来自不同年级、院系和地区的本科生在书院参加各种类型的课外活动，并由移动应用程序（APP）UMRC记录活动参与情况。本文以UMRC记录的活动数据和学生的学年成绩（GPA）作为重要的变量进行定量研究。新启用的UMRC在一二年级学生群体中实现了全覆盖，而部分三四年级学生尚未用该APP记录所有活动，因此本研究的样本仅包含一二年级学生。由于法学院的计分方式有别于其它院系普遍采用的学业成绩平均点数（GPA），在样本的选择上也剔除了法学院学生。最后选择的样本是310名一二年级非法律系全职本科生：其中一年级学生185名（59.7%），二年级学生125名（40.3%）；女生164名（52.9%），男生146名（47.1%）；本地生226名（72.9%），外地生84名（27.1%）。

2. 变量选择

本文探讨书院活动参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因此主要的研究变量是学生成绩和活动参与数量。研究使用的因变量为2018/2019学年两个学期的平均GPA；自变量的选取主要分为控制变量和活动参与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级和生源地；活动参与变量包括：学生参与书院课外活动的总数量，以及各种不同类型活动的参与数量，如学术、公民国际视野、文化参与、健康生活、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领导力和服务等活动。

3. 研究框架和方法

本文假设学生在书院参加课外活动的数量和类型会影响其学习成绩，但不同的学生群体受影响的程度或方式会有所不同，因此引入个人背景信息为控制变量。根据这个假设，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为了测量学生的书院课外活动参与情况以及与学术表现的关系，本研究将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控制学生的个人背景因素后，探讨不同类型的活动参与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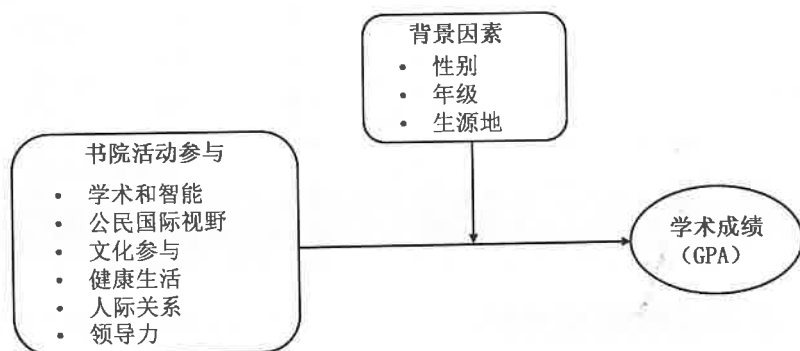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四、研究发现

1. 书院活动参与情况分析

对学生参加书院课外活动的类型进行平均数比较，发现运动类和心理健康的活动最受欢迎，平均每个学生参加 6.65 次与健康生活相关的活动；但不同年级的学生差异非常大（平均数差值为 6.59），这跟大学要求一年级学生每学期至少进行 10 小时运动锻炼直接相关。剔除大学要求，社交类和文化艺术类的活动也非常受欢迎，活动参与的平均数量分别为 4.10 和 3.35。从不同学生群体的活动偏好来看，一年级学生总体上比二年级活跃很多；但在领导力培养方面，二年级学生更具行动力。女生比男生更积极参加书院活动，尤其在文化艺术领域显示出更多的兴趣。来自内地的学生比澳门本地和其它地区学生在各个领域都要活跃，这跟不同生源地学生在书院逗留的时间以及校外兼职时间有一定相关。从学科差异来看，科技学院的学生比其它专业学生更多参与学术类的活动，教育学院的学生更注重扩展自己的国际视野，健康科学学院的学生在文化参与、健康生活和人际关系方面更加活跃，而人文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更注重培养自己的领导能力（详见表 1）。



表 1 学生参加不同类型书院活动平均数比较

		学术和智能	公民国际视野	文化参与	健康生活	人际关系	领导力
年級	一年級	1.33	1.88	4.09	9.31	5.40	1.06
	二年級	.76	1.00	2.24	2.72	2.18	1.86
性別	女	1.18	1.66	3.80	6.83	4.38	1.46
	男	1.01	1.37	2.84	6.45	3.79	1.30
生源地	澳門	.91	1.33	3.18	5.67	3.55	1.25
	中國內地	1.72	2.31	3.98	9.98	6.05	2.17
	其它地區	1.30	1.25	3.20	7.05	4.10	.45
學科	人文	1.21	1.74	3.86	7.37	4.70	2.00
	工商管理	1.03	1.30	3.42	6.71	4.62	1.91
	教育	.85	1.82	4.00	5.67	3.85	.97
	健康科學	1.25	1.00	6.25	8.75	7.25	.75
	社會科學	1.08	1.59	3.01	3.01	3.01	.77
	科技	1.44	1.67	2.31	6.31	2.79	.72
合 計		1.10	1.53	3.35	6.65	4.10	1.39

2. 书院学生学习成绩现状分析

2018/2019 学年珍禧书院一、二年级非法律系全职学生的平均 GPA 为 2.68, 图 2 显示不同的学生群体存在成绩上的差异: 二年级学生略低于一年级学生; 女生的学术表现明显优于男生; 不同学院的学生在成绩上互有高低; 而差距最大的是内地学生与本地学生的成绩, 前者比后者的 GPA 高 0.68。由于不同的学院对学术表现的评测标准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本文对学院之间的成绩差异不作特别关注。学习成绩的性别差异在全球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其原因不在本文的探讨范畴, 但性别将是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之一。因为教育体系的差异, 澳门大学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收生标准: 内地学生以高考成绩为准, 而本地生以澳门的四校联考成绩为准。因此生源地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学生学术基础的差异, 也是重要的控制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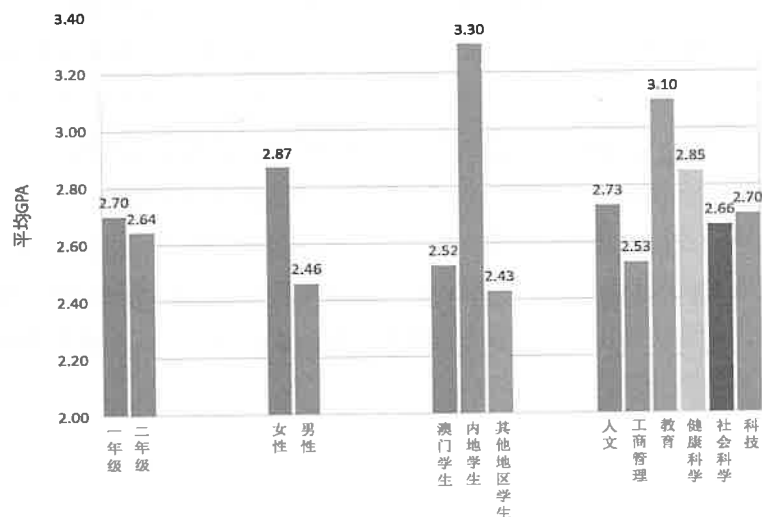


图 2 学习成绩平均值比较

3. 书院活动参与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力分析

为了了解书院活动参与与学习成绩的关系,本文首先对样本的书院活动参加总数和学年平均成绩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是.261**,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即书院活动参与越多的同学,学习成绩越高。在控制个人背景因素后对活动参与数量和成绩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活动参与对学生成绩有较显著的正面影响 ($\beta=.148^{**}$) (见表 2)。

表 2 书院活动参与总量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力分析模型

	标准化系数	Sig.
男性	-.207***	.000
中国内地	.370***	.000
其它地区	-.031	.535
二年级	.045	.413
活动参与总数	.148**	.009
R ² 解释量	.251	

注:参照群体:女性;澳门;一年级。* $p<.05$, ** $p<.01$, *** $p<.001$

为了提供不同形式的体验式学习,珍禧书院一直提供多元化的课外活动,那么不同类型的活动是否对学习成绩有不同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模型一直接以六种不同类型的活动作为自变量去探讨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建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F=14.522$, $p<0.001$),解释力为20.8%。各个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如表二所示:学术类的活动参与对学生成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beta=.317^{***}$);与拓展公民全球视野相关的活动也能促进学生成绩的进步 ($\beta=.147^{*}$);而促进人际关系技巧和团队合作的社交类活动对学术表现有负面影响 ($\beta=-.289^{*}$)。其它三类活动 $P>0.05$,对因变量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模型二引入个人背景因素为控制变量 ($F=18.947$, $p<0.001$),提高了整个回归模型的解释力 (36.7%)。由表 3 可知,性别和学生的来源地是显著的预测因素:男生在学术表现上略逊一筹 ($\beta=-.176^{***}$),而中国内地的学生则表现出显著的成绩优势 ($\beta=.345^{***}$)。年级因素对学习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在个人背景因素的影响下,自变量标准化系数有所调整:社交类活动对成绩的负面影响在影响力和显著度方面都有了强化 ($\beta=-.345^{**}$);学术类活动继续保持对成绩的积极作用 ($\beta=.275^{***}$);文化艺术类活动对成绩的正面影响在控制个人背景变量后显现出来 ($\beta=.263^{*}$);与公民全球视野相关活动的影响力下降,对因变量失去显著的预测作用 ($\beta=.107$, $p>0.05$)。

表 3 书院活动参与类型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力分析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标准化系数	Sig.	标准化系数	Sig.
背景因素	男性			-.176***	.000
	中国内地			.345***	.000
	其它地区			-.041	.377
	二年级			.079	.257
活动参与	学术和智能	.317***	.000	.275***	.000
	公民国际视野	.147*	.036	.107	.089
	文化参与	.177	.108	.263*	.013
	健康生活	.143	.072	.094	.301
	人际关系	-.289*	.036	-.345**	.006
	领导力	.061	.367	.018	.770
R ² 解释量		.208		.367	

注：参照群体：女性；澳门；一年级。* $p < .05$, ** $p < .01$, *** $p < .001$

五、结论与探讨

1. 研究结论

对澳门大学霍英东珍禧书院 310 名一二年级非法律系全职本科生的个人背景信息、书院课外活动参与情况、以及学习成绩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发现。本文尝试从书院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角度探讨这些研究发现的内涵和指导意义。

首先，在六种不同类型的书院活动中，体育类、社交类和文化艺术类的活动最受欢迎。这一方面跟学生的偏好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跟活动的供给量有一定关联。比较不同学生群体的差异，一年级学生、女生和内地生比对应的参照群体更加活跃地参与书院活动。新生群体通常对大学生生活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比高年级学生的参与度更高。另外，由于澳门大学对一年级学生的书院住宿和活动参与有一定的要求，在制度上促成了新生在书院生活中的高活跃度。在活动选择的性别差异上，传统的认知通常认为女性偏好文艺类活动，男生喜欢体育类活动。但本文数据显示女生在所有活动类型上都比男生更活跃。在网络时代，大学生花费大量时间网上获取信息、社交、购物、学习和游戏。研究表明男生的日均上网时间和网络游戏时间远高于女生（周兴生，2014），线上活动对线下活动必然产生挤压效应，这为男生较少参加书院活动提供了一种解释。从学生的生源地来看，中国内地的学生在活动参与上远多于澳门本地学生和其它地区（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学生。由于远离家乡和亲友，内地学生在书院的住宿时间多于本地学生，为参与书院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对样本的成绩现况分析发现，一年级学生、女生和内地生比对应的参照群体取得更好的学年成绩。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内地生和本地生的差异，这跟两个学生群体之前的学术基础和学习态度相关。由于不同的入学考试体系，本文无法直接比较不同生源地学生的入学成绩，但是澳大在内地高于一本的入学成绩保障了内地生源的质量。另外，更高比例的内地生有继续升学的计划，因此在学术上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最后,从上述发现可知,性别、年级和生源在书院活动参与和学习成绩上的影响有较高的一致性。控制背景因素后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反映了不同书院活动类型对成绩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有显著性,符合实际现状和逻辑,在理论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从回归模型可见,学生参与学术类和文化艺术类活动对成绩进步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社交类活动则对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该结论应证了文献综述中学生参与理论有关社交性参与和学术性参与对学习成绩的不同效应。值得关注的是,并非只有参加学术类活动与对学习成绩有促进作用,以培养学生的艺术人文气息与欣赏能力为目标的文化活动,也有助于学生的学术进步。因为文艺活动不仅有利于艺术思维习惯的获取,而且还能促进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探索、表达、合作、反思等能力的发展,这些都是学术成长重要的基础素质。

综上所述,对澳门大学霍英东珍禧书院310名一二年级非法律系全职本科生的数据分析发现,书院课外活动在总体上来看,是学生学术成长显著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虽然社交类的活动对成绩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它类型的活动具有普遍的正面推动作用,其中以学术类和文化艺术类的活动尤为显著。因此,本文认为书院作为集住宿、学习、活动为一体的社区,可以通过举办多元化的活动,平衡发展学术类和其它类型的活动,加强书院与学院的合作,发挥全职和兼职导师在学术辅导方面的职能,在书院创造活跃的学术氛围,从而充分发挥书院的教育潜能,为学生的全人发展提供更优化的环境。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社交类活动对学习成绩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这不是减少或取消该类活动的理由。首先,在东亚的书院文化中,社交类活动更多集中在增强人际交往技巧和节日庆典的活动,而不是可能引起酒精和药物滥用的派对文化;其次,社交类活动是学生融入书院生活、扩展社交网络、增强书院归属感的重要途径。而实践证明,当学生融入书院生活后,才会更活跃地参与其它活动,包括学术类和文艺类活动;最后,从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说,社交活动所提升的人际沟通技巧和团队协作能力无论对学业和职场发展都非常重要。

2. 研究局限

虽然本文的研究发现合理地解答了开题问题,回应了文献回顾中的社会参与理论,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了最新的实证数据,但也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无法获得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导致了重要控制变量“入学成绩”的缺失。学生进入大学前的学术基础是影响大学成绩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变量的缺失是本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的一个缺憾,因此只能用生源地来替代。其次,由于在2018/2019学年,有一部分三四年级学生尚未用APP UMRC记录书院的活动参与情况,因此样本只选取了一二年级学生,无法比较高年级与低年级学生的活动参与差异。最后,澳门大学新生被要求第一年必须住书院,二年级学生住宿率也非常高,因此无法比较书院住宿生和非住宿生在活动参与和学习成绩上的差异。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弥补这些局限,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更充分可靠的数据分析,进一步推动学生参与理论在书院研究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程海东. 澳门大学住宿式书院系统成立两年绩效评估[C]//程海东, 宫辉. 现代高校书院制教育研究.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2-11.
- [2] 郭俊. 书院制教育模式的兴起及其发展思考[J]. 高等教育研究, 2013, (08): 76-83.
- [3] 何毅, 刘海峰. 现代大学书院兴起的意义与挑战——基于本科教育组织模式的视角[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06): 80-86.
- [4] 晏维龙. 大学书院改革的逻辑[J]. 中国高等教育, 2016, (20): 47-49.
- [5] 周兴生. 大学生网络使用的性别差异分析[J]. 青年探索, 2014, (185): 62-68.
- [6] Arboleda, A., Wang, Y. Y., Shelley, M. C., & Whalen, D. F. Predictors of Residence Hall Involvement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03, 44: 517-531.
- [7] Astin, Alexander W. 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1999, 40, 5: 518-529.
- [8] Blimling, G. S. A Meta-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Residence Hall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1989, 30: 298-308.
- [9] Gellin, A. The Effect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volvement on Critical Thinking: A Meta-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1991-2000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03, 44: 746-762.
- [10] Gregory S. Blimling. Student Learning in College Residence Halls: What Works, What Doesn't, and Why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5: 3-20; 89-134.
- [11] Grayson, J. P. Place of Residence, Student Involvement, and First Year Marks [J]. Canadi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7, 27: 1-24.
- [12] Pascarella, E. T., Terenzini, P. T., & Blimling, G. S.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Life on Students [M] // C. C. Schroeder & P. Mable (Eds.). Realizing the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Residence Hall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4: 22-52.
- [13] Turley, R. N. L. & Wodtke, G. College Residenc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Who Benefits From Living on Campus? [J]. Urban Education, 2010, 45, 4: 506-532.
- [14] Schroeder, C. C., & Mable, P. Residence Halls and the College Experience: Past and Present. [M] // C. C. Schroeder & P. Mable (Eds.). Realizing the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Residence Hall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4: 3-21.
- [15] Wolfe, J. S.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Academic Success, and Persistence of First-year Commuter and Resident Students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1993, 34: 321-326.